



配角，你好

□田一洁

有些东西,长期是以配角的身份出场的。

比如紫苏。第一次认识紫苏是在湖南岳阳一位朋友家里。吃饭时,圆桌摆在堂屋里,十来人围坐,热闹非常。主菜有一道鱼,汤泛白,鱼肉鲜美。有股若有若无、说不出是好还是坏,但又特别吸引人的特殊气味,那是紫苏的味道,后来我发现他们那一带的人炖鱼,必放紫苏。朋友家门口的空地上,就长了几丛,时值夏末,紫苏紫得发黑,掐一片,闻一闻,好像一瞬间知道了大地的某种秘密。

后来在各处吃日本料理的刺身时,发现下面总铺有一两片嫩紫苏,我有一个朋友,我给他说了好多遍,这叶子叫紫苏,他总记不住,

紫苏放在刺身下面,起什么作用呢,一般食客搞不懂,也不会想去搞懂。我们对某种事物的关注,多少关联我们的经历或情感,比如我一看那两片紫灰色的嫩叶子,就会想起很多美好的时光,很多美好的人,所以我是不会忘记紫苏的。

比如柠檬。柠檬也去腥。早年,有一次跟我心仪的男生去吃海鲜自助,我让他去拿柠檬片,他特别真诚地给我拿来好大一盘。那一瞬间,很尴尬也很心疼。

心疼他是个农村孩子,也特别心疼自己,也是个农村孩子,我们千辛万苦挤进城市,好像又没挤进来,我们在城市是主角还是配角呢?

喝过很多柠檬水,煮过不少柠檬茶,好像它是主角,又好像不是。也去过一些让柠檬当主角的地方,比

如意大利的某些地区,满街都见柠檬形象。有柠檬专卖店,卖柠檬糖、柠檬酒、柠檬香水,在柠檬身上做足了文章,配角变成了主角,成了一种特色。

比如藤椒。我认识一位大川厨。少不了要做水煮鱼、水煮肉片、馋嘴蛙、藤椒钵钵鸡等藤椒菜。他告诉我说,菜面上那一两串青色的藤椒,拿沸油一浇,有点香味,但你说它在整个菜中间起了多大的作用,不好说。客人下筷子第一件事有可能是把它扒到一边,但是菜端上来看不到它,好像事情就不对了。

还有我们熟知的大料、香葱、香菜、薄荷、罗勒等等一众配角,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味道独特。别看是配角,有时候它不出场,这场戏就唱不好。

派辈分

□江泽涵

城里人称非血亲的父母辈人作“叔叔”、“阿姨”,即使对方是夫妻,除此似乎也没别的普称了。在乡下年龄就很重视,“伯”、“叔”不能混叫。女人嫁出去了,也不是“姑”、“姨”,要叫“阿姆”、“婶婶”。若是嫁给同村异姓人家,原称“张二姐”的,也得改成“李大嫂”,而不是称其男人为姐夫。

古来村落,一村一姓,设有辈分表、祠堂、族老等。当然,也有外姓人家来落户,处得好的能做朋友,几代和睦下来,就成了异姓兄弟,管这些叫族亲之外的亲戚,那么就可以派辈分了。

乡下办红白喜事讲人场。一家逢着,除非结有梁子,否则全村都会帮忙。红事格外涉及辈分。有的人年纪明明和自己父母相若,平时也平辈相交,但在这天会搬出族谱来,摇身成了“太公”、“叔公”。旧年代里,母亲和女儿,婆婆和儿媳,同时怀孕是常见的,于是就有长孙比幼子还年长。新人喊错了,固然得罚酒;敬酒乱了序,也得罚。

亲兄弟流经数百年,各自形成支流。因此虽为同姓,争斗也会有,但一般很少,因为一旦动手,就会牵涉到几户至十几户人家。族群力量有时也起到了约束作用。

从乡下的“叔婶”到城里的“叔叔”是一种文明的演进。分清叔伯是选其敬,淌着一股子人情味。可女性要从“姑娘姐”变成“姆婶嫂”,确有从属于男性之嫌。有人说,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,但我并未觉得有什么腐朽味,倒颇有寻根之意。退一百步讲,我们都是炎黄子孙。

如今,喊“叔叔”是取其年轻,喊“阿姨”是表敬意,说明女性独立于男性。不能否认,城里人的人际关系相当微妙,也许是彼此之间越走越开明,越走越远。或许在人类进步的长途中概莫能外。

人类从野蛮时代走来,从乡村流向城市,新文明替代旧文明,无疑是一种进步。英文称呼就这么讲究:爷爷外公,统称grandfather;叔叔舅舅,uncle;姑姑阿姨,aunt;侄子外甥,nephew。

我在乡下长到九岁,到了镇上,十年后又到城里,经历了一个被同化的过程。记得有一次,我在车间称一个年纪比我妈还大的四川女工为“大姐”,她看了我一眼,气鼓鼓地没理我。第二次,她说:“你叫我阿姨嘛?你和我女儿一样大。”我也没妥协。忘了是第几次,我说:“好吗大姐,嗯,你说呀?”她笑着说:“好!”。这就是一种同化趋势吧。

仁者爱人

□木土

老婆孕检大排畸时,发现胎儿左肾有多个阴影,我当时就懵了,忙问阴影是什么意思,回应的是“我们只检查不负责解释”。拿着B超单去找医生,短短几米距离,老婆已迈不开脚步。

医生扫一眼结论,面无表情,“左肾多囊性发育不良,基本不会有功能,取舍自己保留”,一连串的话语像炮弹在脑中炸开,老婆已呜咽起来。“那这种情况常见吗?”“怎么可能,很少!”“最坏的结果是什么?”“用脑子想想双肾没功能是什么结果!”

时至今日,我仍记不起当日如何回到家里,而走时旁边实习医生的一句小声牢骚却让我铭记于心,“今天真晦气,好几个有问题的!”

天下之难,最难父母心。查资料、论坛咨询、翻阅相关论文,随着了解加深,我发现问题的远没有那么严重,于是一个星期后我们挂了专家号,启程奔沪。

“不用担心,这种我见过,正常情况下不会影响生活,至于会感染另一侧更是没有的事。”那位专家门诊

的医生双鬓斑白,那一刻我看见窗外的阳光特别灿烂,是啊,不管怎样,鼓励的话此刻能拯救一个濒临崩溃的母亲。“最坏的结果是萎缩,而一个肾脏的三分之一就够人正常生活的”,老婆此刻又是满脸泪水,那是绝处逢生后的激动,“再说,这种情况是非致命的,我们没有权利扼杀一个生命,在国外,若是这种情况而轻易选择不要孩子的可能就要触犯法律了。所以放宽心,造化是孩子的,而成事是做父母的!”那天老婆终于吃了顿饱饭。

都说医生是白衣天使,面对同一种情况,一个把我们拉入地狱,另一个却处处给予春风,归根溯源是有无仁心。心怀仁者,善为执念,先安抚病心,再施以治疗,病未疗心已暖过半,而当病人面对的是冷冰冰的言语和过重的预后时,又怎有心思再配合治疗?由此,通宵排队挂专家号,医患矛盾之多,个中缘由可见一斑。任务、责任、利益是客观的,而仁心却不是每人个都有。

如今,看着孩子每日在眼前雀跃,我实在很难想象当初若偏听一隅,抑或自己

想要个所谓完美的孩子,而就此扼杀了这个古灵精怪的家伙该是怎样的心痛。孩子到来后,家也越发温馨起来,老婆的臭脾气、强迫症,甚至对公婆的抱怨都到九霄云外了,我知道那是母亲的仁心起了作用,布满泪水和荆棘的十月怀胎,让她更加明白,仁心不必生来具有,但心中有爱,孩子才能赢得更多的爱。

于是,我们建了两个QQ群、三个微信群,看着成员数一天天变多,痛心的同时,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了解的知识去说服那些打算放弃的父母,因为如今引掉一个有非致命性问题的婴儿依然轻而易举,更何况那是涉及很多人闻之色变的器官。幸运的是,多数年轻父母都是仁者,越来越多肉嘟嘟的照片在群里晒了出来。

爱人者,人恒爱之。仁者不一定是匡扶天下之士,也不必有心怀苍生之心,它是一种执念、素养,是微小的善举。假如人人多些温和、付出、换位思考,少些暴戾、自私,那么家庭和睦、医患和谐、人情温暖也就离得不远了。



叶有所思

本与末

□叶蓉

去吃夜宵,找了一家窗明几净,装修规格高的店,端上来的菜都放在精美瓷器一样的盘里,连餐具都是古色古香的。天知道我坐在那里,内心有多么想念隔壁一条街上的各家小龙虾,管它桌子抹干净了没有,碗还破了一个小口,有时连手套也可以不戴,美味当前,其他靠边。

我们吃饭,是为了吃那个舒适、高档的环境,还是吃合胃、美好的口味?偏偏它们常不在一起。常小琥的《收山》里,大师傅说那些装修精美的名店:椅子再贵,你也是用嘴吃饭,不是屁股。想一想,当今真的有很多人是在用屁股吃饭呢。小时候念书是为了爸妈的

奖励;语文课写数学作业还自以为是抓紧时间;抽奖抽到一个手机壳,跑去买了个手机?一切买椟还珠又本末倒置的事,我们做得乐此不疲。

高跟鞋再美,若是走路会痛,还是不穿的好;紧身衣再性感,若是勒坏了腰,还不如脱掉舒服。我们做每一样事,总该先尊重它的最初功能,其他一切的附加值,有最好,没有也罢。因为附加值看起来太美好而急吼吼地扔掉了事物原来的本质,就像一家没有鱼丸和粗面的鱼丸面店,麦兜说:什么都没有,开什么店?

我们的头衔越来越多,名片写满称呼。我们是经理、主任、操盘手、微商?后来,我们忘记了,最初的最初,我们只是简简单单的人。

总第 6136 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